

给少年们的散文

少年文艺编辑部 编

《少年文艺》创刊三十周年散文选

少年儿童出版社



给少年们的散文

——《少年文艺》创刊三十周年散文选

《少年文艺》编辑部编

 少年儿童出版社

给少年们的散文

——《少年文艺》创刊三十周年散文选

《少年文艺》编辑部编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儿童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156 1/32 印张6.875 字数130,000

1983年4月第1版 198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0

统一书号：R 10024·4125 定价：(四)0.53元

前 言

《少年文艺》创刊于一九五三年七月，到一九八三年七月，该是它的三十周岁生日了。人到三十岁该进入中年了，但《少年文艺》却仍然是一个成长中的少年，仍然是少年读者的同龄好伙伴。这决不是因为它吃了什么“不老药”，而是因为它的性格决定了它生来就是一个少年，而且将永远是一个少年，即使到了五十岁，一百岁。

《少年文艺》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有了自己的性格，也就是它的编辑方针。这个方针虽然后来在文字上曾有所修订，但它的主要精神却是一贯的，概括地说，就是“少年的，文学的，社会主义的”——即通过文学的手段，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新一代。

《少年文艺》是少年的刊物，它的读者对象是小学高年级和初中的同学。少年的年龄特征和兴趣爱好既不同于小学中低年级的儿童，也和青年有区别。应当看到，少年读者在各方面都已经相当成熟，知识面正在不断扩大，思考能力正在迅速发展，他们不再甘心于当“小朋友”了，尤其在文学素养和阅读能力方面，几乎达到成人的水平，这是主要的一面。同时，他们还有幼稚、

不成熟的一面。《少年文艺》就是专门为这样的特定对象编辑出版的。事实证明，凡是能够结合少年的生活和思想实际，适合少年的兴趣爱好的作品，往往受到读者的欢迎；反之，内容成人化，或“娃娃化”的作品，就不受欢迎。

《少年文艺》是文学的刊物，在选稿标准上重视文学性。儿童文学首先应该是文学，《少年文艺》是一个儿童文学刊物，因而它的所有作品都必须是文学作品，或能有助于提高读者文学素养的文章。每一个文学刊物都有自己的风格，《少年文艺》的风格是什么呢？一九五六年修订的编辑方针中，有这么八个字：亲切，新鲜，多样，有趣。这恐怕就是它的风格吧！

亲切，就是要结合少年思想实际，要真实地反映生活，要有生活气息。亲切的对立面是虚假、做作。

新鲜，就是题材、写法要新颖，鼓励作者不断创新，使刊物不断有新的面貌。新鲜的对立面是陈旧、老套。

多样，就是内容要丰富多彩。《少年文艺》是文艺百花园中的一朵花，而刊物本身又应当是一个小百花园，只要是有益于少年的花，不论大小如何，形态怎样，都可以在这儿开放。多样的对立面是单调、划一。

有趣，就不必解释了，包括作品的可读性、趣味性、娱乐性、情趣和幽默感等等。有趣的对立面是枯燥、乏味。

《少年文艺》又是社会主义的刊物。内容应当是健康的，以反映祖国社会主义新面貌、新风尚和少年在社会主义社会成长情况作为主要内容，通过文学的功能，潜移默化地、形象地对少

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包括道德品质和审美教育。

所以，如果把《少年文艺》比作一个人，它就应当是一个身心健壮，情操高尚，活泼可爱的少年。只有这样，广大的少年读者才乐于和它接近，跟它交朋友。

然而，《少年文艺》的三十年，远不是一帆风顺的。方针如此，实践却是曲折坎坷的。这里既有编辑部工作上的主观原因，也有很多政治形势造成的客观因素。上面提到的那“亲切，新鲜，多样，有趣”八个字，到了一九五八年就曾被扣上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编辑方针”的帽子，大加批判。批判了以后，在一个不长的时期内，刊物既失去了少年特点，也丢掉了文学性，“政治挂了帅，艺术脱了班”（茅盾同志语），活泼可爱的少年一度变成了满身成人气的“小老头”。至于在十年动乱期间，它的遭遇就更惨了，不但被勒令停刊，过去发表的大量作品还被打成为“毒草”。一个生气勃勃的小百花园几乎被夷为平地。

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文艺工作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景象，《少年文艺》也获得了新生，迎来了真正的黄金时代。在党的文艺方针的指引下，《少年文艺》的编辑方针才得到了真正的贯彻，作者放开手写作，编者放开手编辑，刊物质量不断提高，发行数量日渐增多，从复刊时的二十万余册，到一九八二年达到一百万册以上。瞧这个活泼可爱的少年，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长得健壮，结实！

编辑部为了纪念本刊创办三十周年，特地编选了一套《少年文艺》创刊三十周年作品选，共四集——小说选、散文选、童话

选、诗选各一集，书名分别定为《给少年们的小说》、《给少年们的散文》、《给少年们的童话》和《给少年们的诗》。

如果说，《少年文艺》的三十年，是我国儿童文学事业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成长发展的一个缩影，那末，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一套《少年文艺》创刊三十周年作品选，可以说是发展道路上一串脚印的荟萃。虽说这套选集只是选的小说、散文、童话和诗，但由于这四类作品是历年来《少年文艺》作品中主要的部分，所以通过这一串脚印，读者也就不难看到《少年文艺》三十年来所走过的道路了。

正由于《少年文艺》三十年来发表的作品是大量的，所以在编选这套选集时，编者颇花了一番力气，广泛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经过反复讨论，才确定下来的。编选的标准，主要是看作品的质量，以及在读者中的影响，换句话说，也就是看作品是否更好地体现了“少年的，文学的，社会主义的”这个要求。在这个前提下，适当考虑到各个时期的作品的代表性。但由于选集的篇幅所限，很多优秀作品只得忍痛割爱，这是要请广大读者、作者谅解的。

感谢我国很多著名作家，三十年来热心地为《少年文艺》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感谢我国老中青的儿童文学工作者，三十年来给予《少年文艺》以长期热情的支持。也感谢广大的少年读者（其中很多已成为祖国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保卫者），经常督促我们的工作，评判刊物的质量。正因为有着这一切无比珍贵的支持，我们才敢于预言：《少年文艺》将健壮地进入五十岁，一

百岁……而且必将成长得更加活泼、可爱。

最后，我们希望这套《少年文艺》创刊三十周年作品选的出版，将会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广大少年读者和《少年文艺》之间的亲密友谊！

《少年文艺》编辑部

目 录

- (99) 蜜蜂.....文从的里景风景川路
- (100) 丰收.....香燕燕管
- (101) 井 墓.....陈传忠
- (102) 早 秋.....牛野天
- (103) 从 雅.....苗叶林山
- (104) 秋 雨.....陈传忠
- (105) 台 词.....黄琴曲京盛新
- 前言.....《少年文艺》编辑部(1)
- (106) 小蒙夏坐汽车.....韩尚义(1)
- 我的弟弟.....张泉兴(6)
- 山野的冬天.....梁中义(13)
- 一所不平凡的房子.....郑 于(28)
- 水灾之后.....林 田(34)
- 端午忆童年.....马 蓝(42)
- 少年旅行队.....柯 蓝(50)
- 一条抵人牛的故事.....张 涵(55)
- 在海滩上.....刘国华(61)
- 伊犁河上的朝霞.....袁 鹰(66)
- 德儿.....廖光耀(72)
- 红鲤斗水.....菁 莽(79)
- 西沙风情.....曾庆松(87)
- 地动山摇竹筏来.....俞冠球(93)

我们是周总理的儿女·····	韩静霆	(99)
普通旅客·····	黄浪华	(105)
吃动物·····	秦牧	(110)
听说书·····	孙犁	(120)
山村书简·····	郭风	(124)
老师对我说·····	何为	(127)
被遗忘的琴声·····	陶冶	(135)
金鸡菊·····	碧野	(141)
春联琐记·····	黎汝清	(147)
星·····	张岐	(157)
种灯播火·····	山曼	(164)
五色土·····	吴基民	(168)
十八双鞋·····	陈益	(174)
密林中的赞哈调·····	辛勤	(180)
飘零的雨丝·····	郭建尧	(189)
深山巡道工·····	马翔	(194)
乡情·····	胡启明	(200)
小小戏台·····	胡廷楹	(206)
(33) 归 东·····	黄 牧	(110)
(35) 归 东·····	黄 牧	(110)
(37) 归 东·····	黄 牧	(110)
(39) 归 东·····	黄 牧	(110)
(41) 归 东·····	黄 牧	(110)
(43) 归 东·····	黄 牧	(110)
(45) 归 东·····	黄 牧	(110)
(47) 归 东·····	黄 牧	(110)
(49) 归 东·····	黄 牧	(110)

小蒙戛坐汽车

韩尚义

半夜里突然下了一阵猛雨，差不多把这小小的牛栏村一寨子的人都惊醒了。大人们急忙起来把干草搬进屋里，把牲口拴拴好，娃娃们象小山猫似的蠕动一下，翻了一个身，又呼呼地睡熟了。这样的猛雨在亚热带的云南边疆，群山中间的平坝地区是经常有的，尤其是在每年五月到八月的雨季内，往往经过一个街日的闷热，猛雨就要下了。所以住在山寨里的傣族、哈尼族、傣族、彝族，以及苗家、卡瓦、普拉、普耳等族人民，也习惯于这种天时的变化。现在牛栏村经过这一阵骚动以后，又静得只有雨声了。

可只有小蒙戛翻来覆去地睁着那双乌溜溜的眼睛，听着哗啦啦的雨声。他睡不着，因为他明天要坐公共汽车到昆明去，这件事他盼望得很久很久了。他要到江内去看看，听联防队长哈尼族叔叔说过江内有老大老大的工厂，制造出许许多多好东西，有铁牛似的汽车，长蛇似的火车，一直可以通到北京。有毛主席办的民族学院，各族的兄弟姐妹都派人去学习，本村的苗家姐姐

葛黛去年就去了。江内还有飞机。飞机是什么样子，火车是什么样子，小蒙戛都不知道，他要知道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以前他跟爸爸讲过多少次，要到江内、到昆明去看看，可是爸爸告诉他，这里到昆明要走十多天，边境没有公路，没有汽车，只有马帮走的小山道，山又高路又险，小蒙戛还只有九岁半，年纪小是走不动的。等个旧到金水河的公路修通了，就可以坐汽车到开远，乘火车到昆明，再乘飞机就可以到北京了。

从此小蒙戛几乎天天盼着修公路，早一点修成了，就在我们牛栏村寨口上车，那有多美啊！

打去年秋天起，新公路真的开始修了。这条公路要从个旧市一直修到金水河，名叫个金公路。

小蒙戛还记得很清楚，半年前个金公路全程通车的那一天，上万人到了金屏县城里，他和爸爸、妈妈、姐姐——一家子都去了。各村各寨的人差不多都拥来了，最远的从九十里外的勐喇坝赶来。公路两边站满花簇簇的一大群人，苗家姐姐穿着新绣的花裙，普耳族姑娘满头都戴着鲜花，哈尼族阿姨的银饰那天特别亮，傣族姐姐们的短上衣也特别白净，佤族男娃娃总是穿着一身黑，可是胸前密密的两排银钮扣也够威武的。那天大家都穿上新衣，象过一个大节日。小蒙戛骑在爸爸肩上挺得高高的，只看见二十辆十个大轮子的大卡车装满了食盐、布匹、农具和轧花机，还有许许多多的日用品。那一天红河哈尼族自治州的各族人民吹着芦笙，敲着橡胶鼓，向筑路的大军、路工们献了三十面各族人民五色的锦旗，感谢大军、路工同志们的辛劳，感谢共产

党给我们边地老百姓带来这许多好东西。小蒙戛真想到汽车上去坐一坐，可是爸爸拉着他不让去。小蒙戛只用小手摸了摸轮胎，那轮胎就有他一人高啊！

那天回家的路上，爸爸就对妈妈说，今年要准备多种棉花和包谷，要大量地生产，大量地运出去，好换回来许多新农具和日用品；今年秋天，他还要带着小蒙戛一同去昆明，去看看大城市，大工厂，大机器，还有个旧的锡矿，开远的火车，昆明的飞机……

好不容易盼望着的一天来到了。小蒙戛明天要和爸爸到昆明去，可不巧下起猛雨来了。下猛雨汽车能不能开呢？轮船怎么滚过红河呢？小蒙戛想着想着，也不知什么时候迷迷糊糊地睡熟了。

第二天，一个极猛的太阳笑向小蒙戛。小蒙戛背着一个黑绳结的网袋，里边放着用芭蕉叶包的糯米饭和五只大香蕉，脚上穿一双两个月前买来可还是第一次穿的回力鞋。他一步跟一步地踏着爸爸的后跟在红色的山坡上走，一路上心里反复地记着隔壁哈尼姐姐托买的两绞雨后花丝线，苗家弟弟乌苏托买的一匣五彩蜡笔。他自己向妈妈拿了一点钱，一定要买一只小巧的手电筒回来，这东西站岗放哨都有用。小蒙戛一面走一面想。一只顽皮的小猕猴摇着松树枝，把松针上的小珠子都滴到小蒙戛的头颈里了。他一抬头看见前面已快到车站，拉着爸爸就奔过去。

汽车上有彝族、傣族、苗家、哈尼族的叔叔伯伯们，他们好象也是第一次坐汽车，指手划脚地在看着车上的机器议论着。小蒙

戛就靠左边的窗口坐下了。接着汽车也开出了站。今天窗外的景象好象也变了样，芭蕉田一片一片的象绿色的篾席，拱乡树叶呼啦呼啦的象栏杆一样地往后退，那么迅速，那么好看，真是好玩极了。当汽车经过牛栏村寨口的一刹那，他看见苗家弟弟乌苏在大龙树下放牛。小蒙戛大声说：“乌苏，我去替你买五彩蜡笔了！”可没听清乌苏吼了一声什么，汽车离牛栏村已经很远了。

新的汽车在新修的山道上弯来弯去，没有两筒毛烟的时间突然停下来了。小蒙戛向前一看，前面路上有好多大石头，一定是昨夜的山洪把高山上的石头冲到公路上来了。石头还不小而且很多，怎么办呢？各族的乘客下车来和司机一同搬石头，小蒙戛也参加了。他把大大小小的石块往左边山下的红河里扔。正当石头搬完大家要上车的时候，小蒙戛指着右边山上吼起来了，因为他看见高山上还有一块石头似倒不倒的样子，这块石头若是汽车开过来一震动，说不定也会滚下来打在车上的，那时连车带人一起都完了。于是大家都绕上山去把那沉重的大石头推了下来，又推到左边的红河里去。大伙儿都夸奖小蒙戛，司机同志把他抱得高高的，说：“真谢谢你啊，亲爱的傣族小弟弟！”

公路盘着山，一圈圈的象苗家姑娘的项圈。云层绕着山尖尖，汽车象行驶在云海中了。小蒙戛看见山峦那边出现了一个黑点点，盘着山峰上的银圈圈打转。他知道那是一辆从昆明开来的汽车，大了，近了。当那辆车忽地在他小蒙戛窗口掠过的时候，他清清楚楚看见牛栏村的葛黛在里边。她从民族学院学习毕业了。她一定看到很多东西，学会很多本领了吧。小蒙戛对

爸爸说，他大起来也要到民族学院去学习。坐在后面的一位爱鄂大伯立刻插上嘴：“对，要去，要去，去学习文化，学习机械，学会许多本领来，将来好在寨子上，在江外，在我们边地老大的山区里修起大工厂，制造拖拉机和汽车……好不好呀？”

小蒙夏听得高兴地跳起来，他想起一首歌：

红河两岸山青青，

兴泉 修条公路通北京，

北京城里有位毛主席，

他领导我们各族人民来建设。

——选自《少年文艺》，一九五四年第九期



我的弟弟

张泉兴

弟弟出世的时候，我刚好八岁。生下弟弟没有几天，妈妈要帮着爸爸到田里去干活，就把弟弟交给我照顾。他整天睡在一只爸爸自做的破箩里，我拿只小板凳坐在他旁边。当他哭的时候，我依照妈妈的吩咐，用两个膝盖头把箩轻轻地摇几下；一会，他就睡着了。但有时，妈妈在田里不能回来喂奶，他肚子饿了哭起来，即使摇得更重一点也没有用。这时，我没有办法，只好用自己的小手指头蘸点水，伸进他的小嘴里让他吮。开始，他真的以为是妈妈的奶头，嘬起小嘴“嗤嗤……”地吮起来，可是吮了一会，吮不出东西来，就又“哇哇”地哭了。当他这样的时侯，我也只好坐在一旁和他同哭。

当弟弟长到一岁多，象孵出的小鸡那样，一摇一摆，刚会走路的时候，显得十分可爱。他除了会叫“妈妈，爸爸”以外，也会单声地喊“哥”了。他长得比我好看，又白又胖，头发乌亮亮的，一对小眼珠的溜的溜的，特别惹人喜爱。不仅是家里人个个喜欢他，就连隔壁邻舍也都拿他当宝贝。前屋的王妈妈，每次去赶

集回来，总要给他买个饼或是买两颗糖；屋后的香莲姐，每天从田里回来，不管多么累，也要抱他一会。由于一天到晚和他在一起的缘故，弟弟和我特别好。每次他手里拿了吃的东西，别人问他要，他不肯，我说一声：“给我！”他就把手伸了过来，“喏、喏”地把东西塞给我。弟弟平常很听话，爸妈出门去干活，他从不纠缠，一天到晚很少有哭的时候。有时候爸妈受了别人的气，心里不高兴，回家来板起了面孔，他也就在一旁呆坐着，看着他们的脸色。直到妈妈发现了，叫他：“乖囡，过来！”他才笑着扑过去。

有一天，外公到我家来玩，看见弟弟这样乖，不由得叹气说：“唉！这孩子真好，可惜投错了人家，投在我们这样穷人家。”妈妈接着说：“他真是摸错了门，要是再摸过去点，摸到白头发佬家里就好啦！”她话还没完，爸爸跟谁吵架似的喊了起来：“谁说的？他们可没有福气留这样的孩子呢！这种刮皮刮筋的刻薄人家！”妈连忙低下了头不再作声。

白头发佬的真名叫张和钊，是我们村里最有钱、最有势力的人，家里有五十多亩田，儿子在反动派军队里当连长。村里人谁见了他都退三步。连三岁的小孩见他来了，都会低下头来不敢作声。奶奶死的时候，爸爸没办法向他借了五块钱，年年付息，算起来早已超过了本钱。后来，他看中了我们屋前面的一亩三分田，挽人说要我们把这田抵给他，再找三块钱给我们。这一亩三分田，是我们一家四口养身活命的东西啊！爸爸不肯，求亲戚，告邻居，典锅卖碗地凑齐了五块钱的本和息，一起归还了他。他